



『山海日记』：我们都是『执笔人』

■ 胥秀珍 本报特约记者 张容璐

肩上抖落的雪花，是写给大地的诗篇

有些路，是车轮无法抵达的远方。它需要用脚步去丈量、用肩膀去扛，更需要一种比钢铁更坚韧的东西——传承，去一遍遍把路走通。

前不久，一场大雪让高山掩映在一片银白之中。对于驻守在此的东部战区海军某观通站官兵而言，雪景并非诗意，而是考验：风雪突如其来，车辆无法通行，他们必须徒步下山，将给养一肩一肩背回山顶。

二级上士刘佳乐永远记得那一天的风雪。除了值班人员，全站集体下山运物资。“佳乐，绑带勒紧些，背囊里的鸡蛋可经不起摔。”守山29年的一级军士长温海涛，拍了他的肩。老兵帽檐积雪，眼角的皱纹在雪光映照下格外清晰。

刘佳乐咬咬牙，收紧背带。山路覆雪，走上去“咯吱”作响。行至陡坡，他被背囊压得气喘吁吁，雪粒模糊了视线。忽然他感到肩头一轻——回头一看，温班长正用手帮他托着背囊。

望着温班长斑白的鬓角，已分不清哪是头发哪是雪花，刘佳乐眼眶一热，泪水直打转。

他听过许多“老观通”的故事：十几年前，路没修通时，靠人力背物资上山是“家常便饭”。他一直觉得这些离自己很远——现在的观通站，水电齐全，网络通畅，给养车每周都能上来。

可今天，他只不过背着菜走了不多时，就已觉得腿肚子发酸。这一刻，他终于对老班长口中的“不易”，有了真实的体会。

“我们当年背粮背菜，就连烧锅炉的煤也是背上的，大家早已练就了一副铁肩膀。”也许是看出了刘佳乐的窘迫，温海涛宽慰道，“我们有我们的特长，今天你们也有你们的强项，操控站里那些现代化装备，还是你们更在行。”

“班长，您在前面带路，我们绝不会掉队！”战友们纷纷上前，你拉我推，齐心协力攀爬难行的陡坡。

转过一个弯，阳光破云而出。温海涛抬头望雪，光斑洒在远处旋转的雷达球上，如灯塔微亮。“这是山海的‘眼睛’，风雪再大也转动不停，我们又何尝不是如此。”站在排头，望着远方，温海涛笑容温暖。

“咱们是‘风雪背菜突击队’！”队伍中不知谁喊了一句，笑声在雪野中荡开。温海涛带头唱起军歌，歌声嘹亮，他仿佛看见20多年前青涩的自己。身边战友换了一茬又一茬，他也从“小温”成了“老温”。雪光之中，一代代官兵奋斗的身影从未如此清晰。

当最后一筐菜送进仓库，灶上姜汤已翻滚出辛辣的暖意。大家围炉搓手，脸上红晕未褪，洋溢着完成任务的兴奋劲儿。

一周后，山路通车，补给源源不断送上山巅。在刘佳乐的工作日志中，留下了这样一句话：“风雪会停，路总会通。但有些东西——比如踩在前人脚印里的踏实，和把后背交给战友的信任——需要一直‘背’下去、传下去，永远不能丢。”

岛是海上的桩，舰是流动的碑

去年夏天，一则关于一级军士长何春林的采访视频触动了万千网友。

镜头中，守岛近30载的何春林望着远方，低声说：“当了近30年海军，还没真正上过舰。”这句话，道尽海岛上那群水兵那份沉甸甸的牵挂。

欣慰的是，数月后，何春林接到一项任务：登上某型舰艇，执行为期近一个月的伴随保障任务。命令抵达时，这位平日不苟言笑的老兵，眼角漾开细密的纹路，心中满怀期待。

汽笛长鸣，舰艇破浪。那爬爬山路，布满厚茧的手，第一次触碰冰凉的舰舷，何春林心潮澎湃。站在甲板上远眺，大海更加辽阔，他低声自语，像是对“钢铁伙伴”的郑重问候。

“班长，您这边请！”年轻的战士向他敬礼。在得知这位来自海岛观通站、有着近30年兵龄的老兵故事后，全舰上下都对他充满敬意。

习主席在2026年新年贺词中寄语：“山海寻梦，不觉其远；前路迢迢，阔步而行。”在祖国东海之滨，星罗棋布的小岛与连绵起伏的群山之间，海防线与天际线悄然交汇。东部战区海军某旅的一群观通兵，常年驻守在高山之巅、海岛之上，成为山海之间的瞭望者。

从陡峭山峦到孤悬海岛，山海深处有一本正在被书写的“日记”——“封面”浸透海风的咸湿，“内页”烙印烈日的高温，“装订线”是蜿蜒崎岖的

巡逻小径，“字迹”随四季更迭、潮汐涨落而深深浅浅。

这本“日记”的“执笔人”，正是这群与山海共呼吸的观通兵。他们将坚守岁月化作“日记”不同的载体——有时是写满数据与符号的值班日志，有时是记录成长与感悟的随身笔记，更多时候是一部以青春为墨、以初心为笔，镌刻在官兵心头的青春长卷。

守望，从满天星光到东方破晓；记录，由风华正茂到鬓角斑白。这本写

在山海间的“日记”，记录着一代代观通兵寻梦、追梦，将滚烫年华融入山海经纬的故事。

让我们翻开不同形式的“山海日记”，走进那被浪花与海风反复摩挲的篇章，去聆听一段关于忠诚、奋斗与深情的边关叙事——它所记录的，不只是岁月走过的痕迹，更是一群军人如何将青春火热的篇章，定格成祖国版图上坚定的坐标。

——编者



图①：课余时间，温海涛（左二）与战友在营院中散步；图②：何春林检修装备；图③：唐永智标图作业；图④：在某海岛观通站，老兵向新兵介绍光荣传统；图⑤：某高山观通站官兵在山间巡逻。



然而，深蓝的“见面礼”来得汹涌。舰艇劈波斩浪，剧烈的颠簸让这位习惯了山峦稳固的老兵第一次领教了大海的脾气。眩晕、呕吐、食欲全无……身体虽受煎熬，意志却如礁石般坚硬。“守岛的兵，这一身骨头还能让几尺浪播散了？”他咬牙适应，不过数日，已稳稳立于岗位。

看似平静的大海，总藏着不期而至的风浪。任务途中，舰上雷达突发故障，舰艇“视力”受到影响。紧要关头，需要尽快判断问题所在，何春林挺身而出。他俯身贴近轰鸣的机舱，如同在山巅倾听雷达的嗡鸣。汗水浸透作训服，那双手却在密布的线路间沉稳游走。不久，他轻拍显控终端：“问题就出在这儿！”

更换备件，重启系统……一番操作，数据恢复正常。舰领导紧握住他的手：“老班长，幸亏您在！”舰上的官兵们也纷纷围过来，由衷地向他竖起大拇指。

近一个月的海上生活，让何春林对“坚守”有了新的体悟。他在日记中写道：“岛是海上的桩，舰是流动的碑。从岛上到舰上，让我更加体会到肩上使命的重量。”

归航靠岸，何春林背起行囊踏上码头。老兵转身，向军舰敬了一个标准军礼。海风拂过斑白鬓角，也送来远方战友的呼唤。他知道，山巅雷达仍在旋转，海上舰艇仍在巡航。那本“写”了近30年的“山海日记”，终于在这一页落下了一笔深蓝的墨迹——那是梦想抵岸时的浪花，更是忠诚跨越山海后的回响。

这里没有海，却有与深蓝的约定

这里没有海，却有与深蓝的约定

夜幕垂落，某海岛值班室内，屏幕冷

光映亮战士专注的脸庞。数据流中，他们凝视一方屏幕上的光点，搜寻着无形的“信号密码”。

二级军士长王昌跃腰背挺直，目光如鹰。身旁，中士王鹏涛眼皮微沉——凌晨3点，正是生理上最困倦的时刻。“凌晨是目标活跃期，任何异常都不能放过。”王昌跃声音低沉而坚定，似警钟敲响处于恍惚状态的王鹏涛。

王鹏涛猛地一振，脸颊发烫。王昌跃的提醒让他惊觉自己的懈怠。这时，他看到王昌跃趁着活动间隙，从口袋里掏出眼药水，滴进布满血丝的眼睛——班长因演训任务连续值夜班，眼底的疲惫比谁都重，却始终保持着高度警惕。

“守岛就是守国门，眼皮再沉，也得把眼睛瞪亮。”王鹏涛深吸一口气，瞬间打起精神，锐利的目光牢牢锁定屏幕，指尖在操作面板上精准调适。

值班结束前，王鹏涛在《值班日志》上一笔一划写下：“装备工作正常，有线通信畅通，自动化上报正常……”

“正常”——这平凡字眼的背后，是数百次的枯燥扫描、数千组的数据比对，以及长达数小时纹丝不动的凝视。

15年前，也是这样的夜，刚上山的唐永智在这本日记的第一页用力写道：“这里没有海。”他曾梦想劈波斩浪，眼前却只有群山与屏幕。他失望地认为，与深蓝的约定将被永远锁在山巅。

转折发生在另一个深夜。老班长处置复杂海空情时行云流水，仿佛与装备融为一体。事后，这位班长指着屏幕说：“咱们上报的每个坐标，都连着远方的大海，都连着千里之外的决策。”

那句话，如一颗火种。唐永智在当天日记里写下：“原来这山巅是一座‘码头’，我正乘坐一艘更大的‘战舰’，驶向更远的深蓝。”

从此，日记里再无迷茫，每一页都浸着勤奋的汗水——休息时，他抱着专业书在训练室里苦学；值班时，他跟在班长后面记录信号参数；平时一有空，他就拿着小纸条背记。

日记本的边角卷了，纸张磨得发亮，字里行间是一个战士与山巅、与枯燥、与自身极限的较量。这些年来，他的研判结果多次得到上级表扬。

日记中的某一页，也曾被泪水浸湿。那是在一次任务期间，唐永智家中传来噩耗：总盼他“当个好兵”的外公，永远离开了。深夜，他独自走上平台，朝故乡方向敬了一个军礼。

回到房间，笔尖悬空，久久未能落下。泪水晕开的墨迹，像一枚特殊印章，混合未能送别的遗憾，淬炼出军人的担当。

前年，唐永智被上级表彰为“强军先锋”。走下领奖台，他在新的日记页写下：“原来，这里处处是海。”

在这支部队，“山海日记”仍在续写——由下一班岗的目光书写，由巡逻靴碾过的霜花记载，由炊事班清晨锅碗轻响谱成，由电话那头婴儿啼哭时父亲颤抖的微笑落笔。

它不记载惊天动地，只收藏时光深处那些把平凡活成崇高、把青春压进枪膛的瞬间。千万个这样的瞬间，沿着祖国的边防防线连缀起来，便成了最长情的山河告白。

声动边关

雪海有个『动物朋友圈』

■ 段伟 齐彦西 王淦



更多故事扫码观看

天刚破晓，新疆阿勒泰军分区白哈巴边防连的巡逻队伍已踏雪而行。行至某处，执勤队长、二级上士金线忽然勒住马缰：“看，前面的铁丝网有情况！”

众人望去——雪地上，一摊殷红的血迹和一串慌乱的脚步向前延伸。

走近才发现，一头成年马鹿正倒在雪中，后腿深深绞进铁丝网里，皮毛已被鲜血浸透。

“是马鹿，国家二级保护动物！”金线翻身下马，取出随身医疗包。官兵们默契地围拢上去，小心地剪开缠紧的铁丝。伤口颇深，马鹿疼得浑身发抖。天寒地冻，大家一合计，决定将它带回连队。

从那以后，这头马鹿成了连队里的“特殊客人”。每次巡逻归来，官兵总要去看它，轻轻抚摸它的额头。在大家的悉心照料下，它一天天精神起来。

像这样的故事，在白哈巴边防连并不稀奇。巡逻途中，官兵们常笑谈：“咱们这雪海孤岛，也有个‘动物朋友圈’。”

就说那只名叫“红影”的红狐狸吧。那年冬天，它左前腿严重冻伤，被官兵救回。伤愈放归后，它竟成了营区的“常客”，时不时出现在国墙外，竖着耳朵，轻摇尾巴，朝院里张望。

一次巡逻途中，班长王磊忽然听见远处传来低沉的嘶吼。举起望远镜，只见一头壮实的黑熊正带着毛茸茸的幼崽在溪边饮水。“保持距离，别惊扰它们。”王磊低声嘱咐。直到熊妈妈领着宝宝即将没入林间，他才拍照留下一张珍贵的影像。

当晚，王磊把照片发给家人，儿子兴奋地发来语音：“爸爸不光在守边关，还在和‘熊邻居’做朋友呢！”

“在戍边卫国之余，守护好这片雪山林海，照顾好这里的生命，也是我们的责任。”正如连队官兵所言，他们不仅用脚步丈量边关，也用爱心守护着这片雪海中的“动物朋友”。



上图：动物保护部门通过红外触发相机，在连队防区内捕捉到的野生动物活动画面。图片由连队官兵提供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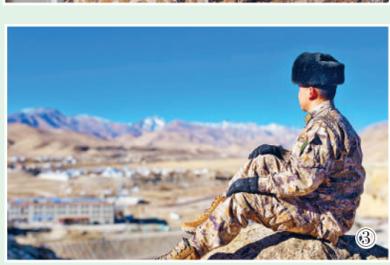
戍边影像志

有一种守望，跨越千山万水

■ 本报特约记者 刘晓东



图①：2024年7月，刚登记结婚的马波与妻子张远琴在哨楼上合影留念；图②：马波将哨楼上的团圆照珍藏在储物柜中；图③：元旦假期，马波在雪区附近的山顶眺望远方。



在海拔4500米的西藏阿里军分区某边防哨舍，二级上士马波的柜门内侧贴着一张照片——画面中的哨楼栏杆上贴着红“囍”字，他和妻子张远琴并肩而立。每天整理内务时，马波都会忍不住看一眼这张照片，心中满是温暖。

几千里外，马波与张远琴的家中，同样的照片挂在客厅墙上。张远琴每天下班回家，第一眼看到的也是这张照片，一天的疲惫瞬间消散，她会下意识拿出手机发去信息：“平安到家，执勤回来记得给我说一声。”

这张照片，牵系着这对分居两地夫妻对团圆的期盼，也象征着他们对彼此的守望。

2024年7月，张远琴紧紧攥着一个布袋，独自踏上了前往阿里的路——袋里

装的是结婚登记材料。她对高原的所有认知，都来自爱人电话里的描述：“天很蓝，风很大。”旅途远比想象艰难：火车、飞机、汽车辗转，强烈的高原反应让她头晕目眩。最后一段碎石路颠簸了8个多小时，她吐了几次，却始终把那个布袋紧紧护在胸口。

抵达营区时，马波穿着迷彩服走过来，脸被晒得黝黑。他接过行李，触到她冰凉的手指，愣了一下，随即把军大衣披在她身上。翌日，两人前往驻地县城结婚登记。高原阳光刺眼，碎石路崎岖，马波一路牵着她的手。当拿到印着汉藏双语的结婚证时，张远琴把它贴在胸前，笑了。

张远琴想去哨楼。登上30多级台阶，她喘着气，眼前豁然开朗——雪山、边防线、蓝天白云，这就是丈夫日夜

守护的地方。这次，她特地带来了一个大红“囍”字，两人仔细抚平，一起贴在哨楼栏杆上。

团领导接下了相机快门。没有婚纱，没有宴席，只有身前那抹贴在边关的红，见证着这场跨越千山万水的团圆。

如今，马波每次巡逻出发前，都会看一眼这张照片，那抹象征团圆的红色，是他克服艰难险阻的不竭动力、坚强后盾；远方的家中，张远琴也常对着这张照片凝神，那抹红色里，有最温柔的牵挂，也有最深情的期盼——她已经规划好春节到高原探亲的行程。

一种团圆，两处凝望。一边是边关的冷月风霜，一边是家中的温暖灯火。中间相隔的千山万水，被一份共同的守望轻轻填满——有国，才有家；你在，我就在。